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N

月光城 散文

那拉提的另一种时间

刘鹏程

命运眷顾——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太阳忽然出现了，草原忽然出现了，希望忽然出现了。从那以后，那拉提就成了一个象征，象征着绝境之后的转机，象征着漫长的跋涉之后，终会有一片阳光明媚的草原在等着你。

我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路往里走。说是路，其实不过是牧民和马在草地上踏出的一条印记，被雨水泡软了，又被阳光晒硬了，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。路的两旁，草长得茂盛，像春天。草不是江南的那种嫩绿，嫩得能掐出水来；也不是北方的枯黄，黄得让人觉得荒凉。那拉提的草，是一种深沉的颜色，绿得发暗，绿得有了厚度，像一匹老布，洗了无数遍，颜色都浸到纤维里去了。

身边有一群马，低头吃草。它们不急也不缓，一口一口地，像是把时间也嚼碎了咽下去。远处也有一群，在头马的引领下，快速地飞奔，但跑了一程又停下来，呆呆地望着远处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我想起刘亮程写过的一句话：“马知道人在想什么，人却不知道马在想什么。”此刻我站在这里，望着这些马，确实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。也许它们什么也没想，只是在草原上，做着马该做的事。这反而让人羡慕。

往草原深处走，渐渐人就少了。天地忽然开阔起来，开阔得让人有些不适应。天是那种高远得近乎不真实的蓝，蓝得让人想伸手去摸一摸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云很低，一团一团的，像是被谁随手丢在天空的棉絮，边缘带着一丝一丝的卷。远处的雪山静静地立在那里，白得耀眼，像是天和地之间的一道界碑。我就站在这样的天地之间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也很陌生，像是回到了一种久违的状态——不是被现代城市驯化的那个我，而是更早的、更原始的一个我。

路边有一棵孤零零的树，不大。我在这棵树旁坐下来，想歇一歇。风从背后吹过来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味，还有一丝凉凉的、说不清是雪水还是松脂的味道。我闭上眼睛，听风的声音，像远处有人在唱一首古老的歌，听不清词，但那调子却让人心里发紧。

不知坐了多久，同伴喊我，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草原上的光影变了，原来铺满的、均匀的金黄色，变成了长长短短的斜影。每一棵草都拖着一道影子，远

我到达那拉提的时候，是午后。夏日的阳光从雪山顶上斜斜地铺下来，铺在草原上，铺在那些散漫的、不知名的野花上，也铺在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过客身上。光不烈，甚至带着一点凉意，但你能感觉到它的重量——不是灼热的压迫，而是一种温柔的覆盖。像母亲晒过的被子，暖的，却不烫手。

那拉提在遥远的天山腹地，伊犁河谷的最东端。天山在这里放慢了脚步，山势变得和缓起来，像是一个走了太久的人，终于找到了一片可以歇一歇的地方。山不高，但连绵着，一重一重的，从草原的边缘一直铺到天边去。

我总觉得，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时间。城市的时间是快的，被钟表和日程切割成碎片，一分钟有一分钟的事情要赶；村庄的时间是慢的，跟着日头走，跟着庄稼的长势走，不急不躁。但那拉提的时间，是另一种。它不属于钟表，也不完全属于日头。它似乎是从草根底下、从冰雪融化的溪流里、从马匹悠长的呼吸里，一点一点渗出来的。

说起那拉提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。那是八百多年前，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，率领大军从天山深处向伊犁河谷进发。时值春日，山中却风雪弥漫，道路难行。饥饿和寒冷使这支军队疲乏不堪，将士们长途跋涉，人困马乏，几乎到了极限。他们翻过一道又一道山岭，眼前始终是白茫茫的雪原和灰蒙蒙的天色，谁也说不清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出这片群山。

就在他们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大军终于翻过了最后一道山岭。刹那间，云开日出，一道金色的阳光穿透云层，倾泻而下。夕阳如血，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片绚烂的橘红色。一片繁花似锦的莽莽草原铺展在脚下，巩乃斯河像一条发光的丝带在草原上蜿蜒流淌，远处雪山耸立，近处绿草如茵，泉眼密布，流水淙淙。将士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，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：“那拉提！那拉提！”在准噶尔蒙古语里，这是“有太阳的地方”的意思。从那以后，这片草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。

我站在草原上，闭上眼睛想象着那一刻。八百多年前的那些蒙古将士，经历了漫长的风雪和困顿，忽然看见这样一片铺满阳光的草原，该是怎样的狂喜。那不仅仅是找到了一个歇脚的地方，更像是被

远看去，像无数细密的针脚，把天和地缝在一起。远处牧马人的毡房里有炊烟升起来，细细的一缕，在风里弯弯曲曲地向上爬，爬到一半就被风吹散了，散成一层薄薄的、灰蓝色的纱。

同行者突然说起养蜂女的故事，那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里唱的。说是在可可托海，有一个从四川来的养蜂女，丈夫早逝，独自带着两个孩子，漂泊到那里养蜂谋生。在荒野中搭起简陋的帐篷，靠采野蜜勉强维持生计。恰巧，一个哈萨克牧羊人看到了她的艰难。有一天，养蜂女生病了，牧羊人骑马跑了几十里路去求药，每天送来羊奶细心照料，还帮忙照顾她的两个孩子。朝夕相处之间，两个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感情。

可是，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，牧羊人必须娶本族的姑娘。而养蜂女是汉族，又带着两个孩子，加上一些迷信的村民议论她“克夫”，种种压力让这段感情举步维艰。养蜂女不想让牧羊人为难，在一个雨夜，她带着孩子和蜂箱悄悄离开了可可托海，只留下一张字条：“别等了，嫁到伊犁是假话，但你的冬不拉声会开成那拉提的花。”后来，她真的来到了那拉提。

离开那拉提草原时，路边上就立着一座养蜂女的雕像。她端庄秀美，面朝北方——那是可可托海的方向，牧羊人所在的方向，一直眺望着，等待着。我这次来，没有特意去找那座雕像。我怕看见她，怕看见一个用石头刻出来的女子，永远站在这里，永远望着北方，却永远等不到她要等的人。那样的等待太苦了，苦得像那拉提冬天里的风，吹在脸上，冷到骨头里去。

那首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里有这样几句歌词：“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，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。”我站在那拉提的草原上，忽然明白了牧羊人的疑问。那拉提确实美，美得让人想留下来，美得让人觉得，如果一个人要远走他乡，那拉提应该是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。可是，养蜂女来这里，不是为了杏花的甜蜜，而是为了成全一个人的未来。她把自己放逐在这片草原上，让思念长成一朵一朵的花，开在风里，开在雨里，开在每一个无人知晓的黄昏里。

黄昏来得很快。太阳落到山后面去了，草原上的光线

暗下来，像一张旧照片。我忽然想起歌里唱的那句：“远方的心上人，请你不要再等我，喝下手里这杯伤心的马奶酒，请你忘记这红尘，忘了我。”可是，真的能忘吗？那拉提的风记得，那拉提的花记得，那拉提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得。

回到住处，天已经黑了。我们在院子里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打开一瓶酒，只喝了一杯就放下了。老朱问我为什么不多喝一点，我说今天触到了痛处。晚上，老朱他们早早休息了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抬头看天，天上是密密麻麻的星星。那些星星不像在城市里看到的那样，稀稀拉拉的几颗，羞答答地躲在云后面。这里的星星是泼出来的，是洒开的，是毫不吝啬的，像是有人把一整袋的碎钻石倒在了黑布上，大大小小的，亮的暗的，远的近的，全都挤在一起，闪闪烁烁。这夜空，真亮。

躺在床上，睡不着。脑子里翻来覆去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也许什么也没想，只是脑子停不下来。那拉提的一天，像是过了很久，久得像是过了好几天。但仔细想想，也不过是从中午到晚上，短短的半天时光。这也许就是“另一种时间”吧——它不是按分秒来计算的，而是按感受来计算的。你在城市里过一天，一天就是一天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什么也留不住。但在那拉提过一天，这一天会长在记忆里，会长成一片草原，一片天空，一棵树，一缕炊烟，一个养蜂女的背影，一段蒙古铁骑的传奇，然后在你往后的日子里，时不时地冒出来，提醒你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刻。

第二天一早，车子开出那拉提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草原还在那里，雪山还在那里。那拉提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什么，也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记住什么。它一直在那里，在它自己的时间里，不急不慢地绿着，黄着，白着，然后再绿。八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将士们来过，他们走了；养蜂女来过，她留下了；我也来过，我也要走了。那拉提什么也不会带走，什么也不会留下，它只是在那里，在它自己的时间里。

但那拉提的另一种时间，被我带走了一些。不多，就那么一点点，藏在心里最安静的那个角落里。偶尔，它会打开来，让我看见一片草原，野花，一群飞马，牧羊人，一个远去的背影，一座雪山，和那个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”。